

在场与定力：陈众议学术思想述评

Presence and Concentration: A Review of Mr. Chen Zhongyi's Academic Research

宗笑飞 (Zong Xiaofei)

内容摘要：陈众议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方向和问学方式。翻检他问学四十年的所著所述，与众不同的首先是他从未追风逐新。其次，他始终关心本国文学。本文便以陈众议先生的几个治学理念为例，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评述其对文学阅读、学术史研究和原理学等较为重要的文学问题的关注。这些关注体现了陈众议先生的在场状态：融通中外，兼及古今。

关键词：童年的阅读；拿来的甄别；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原理学思想

作者简介：宗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阿拉伯文学和阿拉伯－西班牙文学比较研究。

Title: Presence and Concentration: A Review of Mr. Chen Zhongyi's Academic Research

Abstract: Mr. Chen Zhongyi has always insisted on his own academic direction and study style. Looking through his writings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the first thing that distinguishes him is that he has never chased after new trend. Secondly, he h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literature of his own country. This article takes Mr. Chen's several academic ideas as examples, and reviews his attention to some important literary issues such as literary reading,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t different periods. These concerns reflect Mr. Chen's state of being: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s well as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Keywords: childhood reading; identification of what was accepted; academic history study;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principles of thought

Author: Zong Xiaofei is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732), specializing in Arabic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Arab-Spanish literature (Email: waterlilyfeiz@126.com).

陈众议先生作为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首批公派留学生，从一开始便迈进了改革开放大潮，并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作品，参与我国文坛重建。在长达

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笔耕不辍，且时有作为，为新时期我国文坛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童年的阅读

陈众议先生始终强调“童年的阅读”至关重要，但这个“童年的阅读”是要加引号的。他在“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一文中写道：“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212-232）。换言之，“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小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部分”（212-232）。他尤其强调文字的张力，认为文字较之于图像具有无与伦比的熵值。如果在一个孩子的记忆中，《红楼梦》只是连环画或影视作品，那么林黛玉也只能是陈晓旭、张晓旭等，其定格化和束缚性不言而喻。相反，文字赋予读者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且可以随着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一点，对于今天时人的图像、视频阅读而言，尤其具有警醒意义。在另一篇关于经典的文字中，他还指出“《红楼梦》基本不写好人，这姑且可以看作‘梦中人’林妹妹的了悟吧。既无好人，哪来好事？即或有之，那也是暂时的，是无数悲剧叠加之因”（陈众议，“见过千帆”219-234）。当然，他认为《红楼梦》也不尽是悲剧，并借用鲁迅的话说，《红楼梦》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的读法。其中既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陌生化，也有宝黛读《西厢记》的熟悉化或间离化。这些可以看作是他对《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的评鹭。

同样，陈众议先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也多有精彩评点，让人不能不联想金圣叹等前辈亦庄亦谐的问学传统。由彼及此，他针对当代中国作家的评鹭同样令人读后深受启发。在“评莫言”中，陈众议先生于褒奖和祝贺莫言的同时，抽丝剥茧般评析了后者的“五大软肋”，认为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狂放的想象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信马由缰、不拘小节，甚或蝌蚪结构等既是莫言成功的秘诀，同时也可能是他的软肋。¹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文学的唯一标准。对贾平凹，他称《秦腔》《高兴》《带灯》为奇妙的“三部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留下了千年之变的神来之笔²；而《老生》则是一部罕有的“不忍读完”的现代史诗³。对当代作家张炜，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作家以不变应万变的执著。⁴至于作家格非，陈众议先生用“矛盾叙事”概而括之，谓作家徘徊于古典与先锋、悲剧与喜剧、玄秘与狂欢、审美与审

1 参见陈众议：“评莫言”，《东吴学术》1（2013）：5-12。

2 参见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3 参见陈众议：“贾平凹的通感——以《老生》为个案”，《东吴学术》6（2016）：6-10。

4 参见陈众议：“评张炜的《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及其风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2020）：48-53。

丑、逼真与失真、一般与个别、陌生与熟悉、情节与主题、大学与小说之间。¹在此，他旁征博引、有意无意地牵出了不少文学中的历史事件，其中之一是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布莱克（William Blake）之间关于经典的争鸣。前者断言经典记录永恒²，后者却反诘说：“哪有这样的东西？”（塞尔登 84-85）此外，他的笔触还伸向了吉狄马加、东西等众多中国诗人作家。

显而易见，陈众议先生的文学笔触远不仅仅指向“童年的味蕾”，而是由兹出发，触及文学阅读的方方面面；其对古今中西文学经典熟稔是专业素质和专业训练的结果，而非自由阅读呈现。

二、拿来的甄别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尤其是西葡拉美文学专家，陈众议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在《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关于拉美寻根运动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评鹭启发了寻根派作家，并用集体无意识颠覆了某些笼统的界定，也否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关乎美洲现实的魔幻特征。陈先生指出，尽管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长篇累牍，炫示了由殖民主义和专制制度造成魔幻现实。然而作家之言不可不信，却也未可全信。他曾援引早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和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并借鉴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精神分析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原始心象的论述，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表现对象。³

的确，阿斯图里亚斯曾经这样描述魔幻现实：“简言之，魔幻现实是这样的：一个印第安人或混血儿，居住在偏僻的山村，叙述他如何看见一朵彩云或一块巨石变成一个人或一个巨人（……）所有这些不外乎村人常有的幻觉，谁听了都觉得荒唐可笑、不能相信。但是，一旦生活在他们中间，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故事的份量。在那里，尤其是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地方，譬如印第安部落，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幻觉能逐渐转化为现实。当然那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但它是存在的，是某种信仰的产物”（Lowrence 77-78）⁴。阿斯图里亚斯称之为现实的“第三范畴”，它既非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理性主义认知，而是信仰的产物。⁵同样，卡彭铁尔认为神奇或魔幻的产生“首先需要一种信仰”（Carpentier 1-3）。

有鉴于此，并基于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以及鲁尔福（Juan Rulfo）、吉马朗埃斯·罗萨（João Guimarães Rosa）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1 参见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38-59页。

2 参见 Samuel Johnson, *Johnson on Shakespea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11.

3 参见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30页。

4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5 参见 Lowrence, G. W., "Entrevista con Miguel Angel Asturias," *El Nuevo Mundo* I (1970): 78.

作品，陈众议先生得出结论：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对象为“集体无意识”，即来自远古的声音，譬如阿斯图里亚斯笔下的印第安人如何浸淫于玛雅神话传说，卡彭铁尔笔下的加勒比非洲族裔如何信奉伏都教；又譬如鲁尔福笔下的墨西哥村民如何“寻梦环游记”般生活在“人鬼之间”¹，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第三河岸”则显然与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三范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除了直接套用古希伯来神话结构，还掺杂了不少鬼故事。²

这些不仅让中国“寻根作家”会心，而且那个循环句式也曾引发不小的“骚动”：“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 1）。但陈众议先生似乎并不那么关心这句式本身，倒是它背后的“马脚”，譬如“*Muchos años después, frente al pelotón de fusilamiento, el coronel Aureliano Buendía había de recordar aquella tarde remota en que su padre lo llevó a conocer el hielo. Macondo era entonces una aldea de veinte casas[...]*” (Many years later, as he faced the firing squad, Colonel Aureliano Buendía was to remember that distant afternoon when his father took him to discover ice. At that time Macondo was a village of twenty adobe houses [...]) (Marquez 1)。从西班牙语原文看，主句是“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想起（……）”而那个“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遥远下午”只是副句。句号之后，时态或情景应从主句，而非副句。那么马孔多早已不是最初的“20户人家的小村落”，而是朝廷派了镇长和神父的大城镇。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另一位大师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同样持保留态度，并用知识考古方法找到了其何以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的原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左翼作家对他逃避现实、故弄玄虚或“本本主义”的批评；而且由此及彼，对因他而起、因他而终的幻想美学进行了探赜索隐。³

三、学术史研究

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学科发展的基础和方向。然而，囿于形形色色、潮起潮落的西方理论思潮，我国外国文学界或多或少陷入了无如的应付和追逐。但是，陈众议先生不苟且。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林林总总的问题，如族裔、身份、身体、创伤、性别、时空、生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东方学、认知学等面前，他选择了传统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谓历史唯物主义

1 《佩得罗·巴拉莫》第一个中译本便是以《人鬼之间》命名的。

2 参见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30页。

3 参见陈众议：《博尔赫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124-184页。

所持也。在《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中，他指出：

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数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里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重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2）

在他看来，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文学是各民族的认识、价值、情感、审美、思想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陈众议先生认为，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而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它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此外，在他看来，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¹它是一个旨在清算历史虚无主义和唯文本论的宏大工程。作为丛书发起人和总主编，陈众议先生邀约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不少大家、翘楚。迄今该丛书已出版20余种，凡40余卷。用陈众议先生的话说：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学术史研究既

1 参见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8页。这是陈众议先生在新世纪之初“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丛书总序中的表述。丛书萌生于世纪之交，启程于2004年，首批成果出版于2009年。

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在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诸于众，以裨来者察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1-8）

四、学科史研究

在学术史研究的过程中，陈众议先生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反思，认为它是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7）。这很尖锐，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袁可嘉先生在中国外国文学第四届年会上发言时所指出的：现代主义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¹

十余年前，在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开始致力于学科史研究。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序言”中，他开宗明义指出，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中国现代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²随后，他对近代以来各种文化活动进行了分类辨析，譬如在他看来，“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延承洋务运动“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历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其次他谈到“五四”运动。它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了。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做出了三大贡献：一、由我

1 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袁可嘉先生以“片面的深刻性、深刻的片面性”为题进行发言，转引自 戈异：“外国文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外国文学研究》4（1991）：147。

2 《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19）是建国 70 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修订出版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的其中一部，该书总结了我国建国 70 年来在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¹“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511）。

联系到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思辨，陈众议先生进而拥抱客观真理，认为真假、善恶、美丑，始终是衡量文艺价值的主要坐标。正因为如此，中外文艺界在认识论、价值论和审美向度上进行了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论争。由于立场和方法的差异，真假、善恶的界定尚且没有明确的定义，美丑就更不必说了。陈众议先生看到，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民族、群体、个人取法的相左，很难一概而论。但同时我们又不应当否定相对的客观美、普遍美，譬如母爱，又譬如爱情，乃至自然山水之美。如此，问题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反过来，这种复杂性促使美学不断发展。联系到“三大体系”建设，陈众议先生认为如何找到既有内核又有外延的公约数和同心圆，便是话语之弧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即如何在建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同时，凸显话语体系之纲，这个任务已然历史地交给当今学界。譬如他论文“重塑文学原理，构建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中所体现出的若干思考和观点：

（一）囿于唯文本论、学术碎片化和某些虚无主义风潮的扫荡，近几十年我国在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去审美理性与审美理性批评等二元对立中不断摇摆，以至于催生了“文”与“学”的疏离；

（二）一如解构主义借无限夸大语言所指的延异性否定其与能指的约定俗成，东方西方、男人女人等二元概念也遭到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攻讦。然而，二元论不等于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否定二元论却很大程度上滑向了反本质主义的虚无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反二元论与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窠臼；

（三）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的确，语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借用袁可嘉先生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指涉，解构主义也正是出于片面的深刻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能指与所指的相对性和延异性，却无视其中约定俗成的规约性和常识性。因此，所谓“文本之外，一切皆无”或“话语之外，一切皆无”不仅仅是结构主义的问题，同时更是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问题，尽管二者与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一脉相承；

（四）随着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突破边界成为许多学者的关切。这没有问题，因为文学的触角从来都深远地指向生活的所有面向。问题是，文学及其研究方法固然是发展的，但同时也是叠加的，是加法，而非绝

1 参见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2页。

对的、科技般的替代。惟其如此，文学原理（包括相关概念、理论），才更需要去伪存真的鉴别、去粗存精的辨析。同时，文学原理终究要立足于文学本体，以免被其他学科所淹没或简单替代；但又不能因噎废食，抛弃韦勒克们指摘的“外部研究”，或者片面拥抱新批评、跨学科，甚至遁入卡勒们的“不可定义”；

（五）过去的文学原理很少关注口传文学，同时网络文学也大概率尚未进入有关著述者的视野。但后者具有鲜明的集体创作倾向：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与读者（粉丝或拥趸）的互动。如是，文学从旧口传到“新口传”或“同构性”的大循环正在形成；同时，数字人文奔腾而来，我们正迎面更大的挑战；

（六）现实主义从摹仿论到再现论、反映论、“无边”说，浪漫主义从“快感”论到“甜美”论、宣泄论、表现论等等，涵括了大量基于具体立场和方法的人物、事件、角度等等的选择与诸多主体与客体、局部与整体、具象性与典型性等复杂关系。同样，从载道说到伦理学，文学的价值天平远未形成守恒定律，其中有关作者意图和读者接受的种种纠葛与撕裂端非三言两语可以廓清。¹

作为总结，陈众议先生在该论文末尾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时至今日，任何概念必须置于历时性和共时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坐标上方能厘清。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地鉴古知今、洋为中用，使原理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并且有点有面，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无疑是重塑文学原理的最大旨归”（1）。当然，适当的规约又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无边无际的文学和文学规律探究的汪洋大海。

五、原理学思想

所谓话语体系，归根结底是原理建构。学术史和学科史研究使原理学研究水到渠成。原理学牵涉到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方法论等相关领域。陈众议先生近年来所着力研究的文学原理学便是攫取数个案例，对其进行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扫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方案。

首先是对马宗霍先生的《文学概论》进行探讨。该专著凡三篇，由“绪论”、“外论”和“本论”组成。陈众议先生认为，作者试图用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路径建构文学原理，但因攫取的几乎皆为中国本土材料，且偏重于文字学方向，故而略嫌偏狭。虽如此，然作为首创，他却功不可没。²

其次是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正所谓“时运交移，文质代变”，在陈众议先生看来，蔡仪先生的这部文学概论在原理性揭示方面广泛接受马克

1 参见陈众议：“重塑文学原理，构建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9日，第1版。

2 参见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66-168页。

思主义文艺观，尽管这一文艺观带有鲜明的苏联色彩。¹

再次是董学文、张永刚先生的《文学原理》。这是我国近一个时期出版的诸多《文学原理》当中的一部，陈众议先生拿它作个案有一定的任意性，也就是说视它为之一并不意味着特殊的价值判断，但它确实是我国高校文学系使用率较高的。陈众议先生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该著作缺乏基本的学术史维度，依然像是在文学概念的版图上指点江山，因而依然缺乏纵深感、历史意识和唯物辩证法思想。²

此外，陈众议先生针对韦勒克和沃伦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布拉格学派的基础上发表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也进行了评鹭。1984年以来，这部著作在我国印行数十次，影响之大，可谓无出其右。至于其用“内部研究”否定“外部研究”则使陈众议先生想到了老舍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册《文学概论讲义》，后者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批评了外部研究，并以《红楼梦》为例否定了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考证或索隐方式，认为“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寄存处”（老舍 72）。

在其文学原理学研究的视域内，当然少不了纷纷嚷嚷的后主义。他指出，到了世纪之交之际，利奥塔或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风潮渐行渐远，韦勒克的非此即彼也成了过去，乔纳森·卡勒、特里·伊格尔顿等则粉墨登场。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中对文学进行了如下非界定性描述：“文学”和“杂草”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功能性词汇。³同样，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 1998）中认为“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⁴，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不是文学；就像回答“什么是杂草”一样，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不是杂草。陈众议先生指出，在伊格尔顿看来，现代理论已经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种学科，而且“非文学”中同样充满了“文学性”，那么“文学是什么”就不再成为文学的中心问题了。这种诡辩式的偷换概念和非此非彼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我国文坛大为流行。譬如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南帆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陶东风主编）等新世纪著述就毫不讳言地呼应了卡勒、伊格尔顿等学者们提出的文学不可界定论。⁵

与此同时，陈众议先生还在多次讲座、发言中谈及文学变数与常数的关

1 参见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66-168页。

2 这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批判的。参见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66-168页。

3 参见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8.

4 参见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沈阳/牛津：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44页。

5 参见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中国社会科学》4（2023）：95。

系问题。他指出，目前，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等是世界文学的基本走向，尽管他认为这中间充满了逆袭与辨正。后者彰显了常数的恒定。除了一些文学家的逆袭与辨正，还有文学固有的审美传统、伦理传统、人物塑造、情景呈现、情感抒发、修辞机理等诸多基因或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陈众议先生很少谈论自己，却不惮以最好的心意褒奖同行，其中经常提及的就有聂珍钊先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王守仁先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傅修延先生的价值叙事学、蒋承勇先生的19世纪西方文学再审视、吴笛先生的经典发生学，以及王宁先生的纵横捭阖，等等。至于其对中国社科院的同行，就更是赞赏有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介入中国文坛方式还是从外国文学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看，陈众议先生都始终在场，而且坚定地走在了前面。这是自觉的作为，也是责任的体现。我攫取的可能只是其学术轨迹的冰山一角。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方家批评指正。

Works Cited

Carpentier, Alejo. *Prólogo, El reino de este mundo*.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9.

陈众议：“见过千帆 蓦然回首”，《世界文学》6（2020）：219-234。

[—.“Beauty Is Inside, Not in the Distance.” *World Literature* 6 (2020): 219-234.]

——：《博尔赫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Borge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1.]

——：《想象的边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

[—.*Boundary of Imagination*.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5.]

——：“评莫言”，《东吴学术》1（2013）：5-12。

[—.“On Mo Yan.” *Soochow Academic* 1 (2013): 5-12.]

——：“评张炜的《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及其风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2020）：48-53。

[—.*On Zhang Wei's The Secret Pharmacist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Aiyue Castle and His Writing Style.*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 (2020): 48-53.]

——：“贾平凹的通感——以《老生》为个案”，《东吴学术》6（2016）：6-10。

[—.“The Synaesthesia of Jia Pingwa: A Case Study of *Lao Sheng*.” *Soochow Academic* 6 (2016): 6-10.]

——：《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The Master of Magical Realism*. Zhengzhou: Huanghe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1988.]

——：“重塑文学原理，构建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9日，第1版。

[—.“Reinventing Literary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ng a Contemporary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9 November 2021, late ed.: C1.]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 [—, *The Study in Cervantes' Academic History*. Nanjing: Yilin Press, 2009.]
 ——: 《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
- [—, *The Study in Cervantes' Academic Hist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0.]
 ——: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4 (2023): 83-98。
- [—,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in Literature: ‘Extrinsic Research’ and ‘Intrinsic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2023): 83-98.]
 ——: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世界文学》1 (2018): 212-232。
- [—, “Why Do We Nee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1 (2018): 212-232.]
 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入门》, 李平译。沈阳/天津: 辽宁教育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d by Li Ping. Shenyang/Oxford: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Oxford UP, 1998.]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3.
-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Cien años de soledad*.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67.
-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67.]
 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范晔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 年。
-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ranslated by Fan Ye. Haikou: Nan Hai Publishing Co. 2011.]
 戈异: “外国文学工作者任重道远”, 《外国文学研究》4 (1991): 147。
- [Ge Yi. “It’s A Long Way for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e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1991): 147.]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
- [Hu Shi. *Hu Shi Academic Anthology • New Literary Move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Johnson, Samuel. *Johnson on Shakespeare*. London: Oxford UP, 1908.
- 老舍: 《文学概论讲义》。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年。
- [Lao She. *Lecture Notes o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6.]
 Lawrence, G. W. “Entrevista con Miguel Angel Asturias.” *El Nuevo Mundo* 1 (1970): 77-78.
- 鲁迅: 《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 [Lu Xun. *Lu Xun Complete Works* Vol.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塞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 刘象愚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Selden, Raman.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03.]